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022~2023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试卷

A 卷

课程名称: 英国中世纪文学与文化 课程代码: FORE119006.01

开课院系: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考试形式: 课程论文

姓名: 阙雨夕 学号: 21300120098 专业: 法语

提示: 请同学们秉持诚实守信宗旨, 谨守考试纪律, 摒弃考试作弊。学生如有违反学校考试纪律的行为, 学校将按《复旦大学学生纪律处分条例》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赎罪券商：矛盾的平衡与意识的深渊

摘要：在《坎特伯雷故事集》¹中，赎罪券商占据了复杂、矛盾而有趣的一页。在前辈学者们同样丰富的研究基础上，我试图通过分析赎罪券商身上的重重矛盾，来探寻这个人物身上自我攻击、自我堕落以至于自我毁灭的“负面活力”，以及他的意识力量冲突和平衡能将精神带到何等的深渊；而即使当今天的我们迷失在乔叟的包罗万象的迷人世界中时，我们同时也应当意识到，他的文本充满并仍将充满活力，为我们构筑起永恒的精神价值。

关键词：赎罪券商 矛盾平衡 自我毁灭 乔叟

引言

“Here is God’s plenty (上帝丰富如此).”²

正如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这句著名的对乔叟的评价所言，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呈现给我们的无疑是一整个世界，这个世界被一个又一个在朝圣之路上的故事和讲述这些故事的一个又一个人物映射得意趣横生。我们完全可以把《坎特伯雷故事集》当作一种口头表演来读，就像旅店老板在总序里所意图的那样，“You intend to tell tales and to amuse yourselves (772) (你们要讲讲故事，娱乐自己)”，用这些故事消遣来打破旅行的沉闷无聊。

在这个层面上，《赎罪券商的故事》提供了整个朝圣之旅中最有趣的表演之一。它的故事内容和讲述方式充满幽默、反讽与激烈的言辞碰撞，首先足够引人发笑，其次足够复杂：他雌雄莫辨，似乎暗示着性无能，又有着“野兔”般淫荡的眼睛，性取向则更加难以捉摸；他可以一边要求先到酒馆里坐下吃喝，一边发出“饕餮诅咒”；一边宣传着贪婪的危险，一边毫无掩饰地做着相反；最令我们惊讶的是，他竟敢在洋洋得意地袒露自己的贪婪和欺骗伎俩后，明知自讨没趣地继续向他的听众行骗。简而言之，赎罪券商身上展现出如此多的矛盾面，以至于几个世纪来，学界依然对赎罪券商的人物形象和他所讲述的故事争论不休。同时，我们又必须注意到，这个形象绝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与另外三十位朝圣者共同构成了乔叟为我们描绘的画卷，当我们试图发掘以作者身份隐匿在这些朝圣者背后的乔叟时，赎罪券商同样是通道之一，尽管我们常常不得不承认，我们迷失在乔叟向我们打开的过于丰富、过于迷人的通道中了。

¹ 本文所引《坎特伯雷故事集》现代英文译本均来自哈佛大学杰弗雷乔叟网站(Harvard's Geoffrey Chaucer Website), [2023-12-23], <https://chaucer.fas.harvard.edu/pages/text-and-translations>, 括号内标注行数及中译, 中译为自译

² 同样来自于哈佛乔叟网站 <https://chaucer.fas.harvard.edu/preface-fables-1700>, 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为自己的《寓言集(The Fables)》所作的序言(Preface to The Fables)中给了乔叟这句至高的评价, 这篇序言被作为副文本补充在了网站上

事实上，这种迷失体验使我偏向于认可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以及他所引述的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我们无法知道是什么使乔叟创造了这第一位虚无主义者（至少在文学上是第一位），不过，我觉得切斯特顿的一个典型的悖论倒很有启发：

杰弗里·乔叟正好与‘温和的赎罪券商’相反，他才是温和的赦免者。但是如果我们不理解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各种怪癖都联系着同一个中心，我们就会误解那个奇特而复杂的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邪恶的赎罪券具有官僚式贪婪，而善良的赦免者具有对大众的亲和力，两者都源于同一宗教体系的特别诱惑和繁琐程序。从新教观点看，他们的出现是因为那种体系并不简单。[...]在这里是一种可饶恕的罪在其最终方向和不可饶恕的罪之间全然而又极难言喻的差异。正是由于对这种差别的任意解释才导致歪曲和腐败的出现。这在臭名昭著的赎罪券商身上得到生动的显现；从赦罪理论中滋生的歪曲了的赦罪实践。但也正是因为运用这种区分，像乔叟这样的人独特地产生了均衡而精微的思想习惯，这种习惯要求多方面看待某一个问題，这也是一种认识能力，即认识到即使一种罪恶在其等级秩序中也理应占有一席之地，也至少要认识到在地狱和炼狱千丝万缕的联系中，还有比赎罪券商更不可宽恕的人和事。”³

叙述者乔叟和写作者乔叟的形象在这一点上融合为一，即一个坐在角落里的观察者、“温和的赦免者”，这个见多识广的海关公务员很有可能将他在生活与工作中所养成的“多方面看待一个问题”的认识能力带进了他的写作，这种“均衡而精微”的能力或许时时困惑着我们，但不论如何，我希望通过分析赎罪券商身上的矛盾重重，来探寻这个人物是如何成为布鲁姆所评论的“第一位虚无主义者”，他如何在矛盾中通过一种自我毁灭的戏剧冲动不断下挖；而乔叟又是如何在这个角色的塑造过程中为我们打开了意识的深渊，以他足以包容一切的反讽的温和性，使我们看到了创作者和他笔下的人物之间形成了“联系着同一个中心”、亲密又相反的倒模关系。

一、赎罪券商：矛盾，对立，流动与平衡

在总序里我们第一次遇见赎罪券商时，他是这样被描述的：

This Pardoner had hair as yellow as wax,
But smooth it hung as does a clump of flax;
By small strands hung such locks as he had,
And he spread them over his shoulders;
But thin it lay, by strands one by one.

But to make an attractive appearance, he wore no hood, (673-680)

³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7月第2版，第102-103页

这位赎罪券商的头发像蜡一样黄，

却又光滑得像一团亚麻；

他的头发一绺一绺的、

他把它们披散在肩上；

一缕一缕的，稀稀拉拉。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富魅力，他没有戴头巾

这个头发蜡黄，像亚麻布一样柔软光滑，一缕缕稀稀拉拉披在肩上，声音尖细，没有胡茬，甚至为了看起来更好看而不戴头巾的形象，清楚展示着赎罪券商身上的女性气质；随后，叙述者乔叟又观察到：

He had glaring eyes such as has a hare. (684)

他有一双野兔般闪烁的眼睛。

野兔，这个动物意象往往被理解为生殖的、多产的、淫荡的，甚至是雌雄同体单性繁殖的。将赎罪券商的女性化特征和“野兔”般的眼睛结合，我们便想起了埃科笔下那双“荡妇的眼睛”：

“他（贝伦加）是一位面色苍白的年轻人，当我注意观察他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乌贝尔蒂诺对阿德尔摩的一番描述：他好像有一双荡妇的眼睛。”⁴

假如对照埃科所创造的人物情节，那么这种特征很可能指向同性恋倾向；然而，赎罪券商却又声称说：

Nay, I will drink liquor of the vine

And have a pretty wench in every town. (452-453)

对，我要喝酒

我要在每座城镇都有一个漂亮婊子。

乔叟似乎故意使我们不明就里，甚至叙述者乔叟的正面判断“geldyng”或“mare”（691）两个词也依然充满争议。赎罪券商究竟是同性恋者，还是现代医学视角里的“睾丸萎缩甚至缺失者”？是淫荡好色的猥亵者，还是柔弱的性无能者？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来自于莫妮卡·E·麦卡尔平（Monica E. McAlpine）：

“乔叟在《总序》中对赦免者的描绘，是对三种截然不同的不同性现象的拼凑，而这三种性现象——女性气质（effeminacy）、雌雄同体（hermaphroditism）和阉人（eunuchry）——常常被与同性恋取向混为一谈。[...]大多数暗示往往是多重的，原因是这些不同的性现象之间的界限在中世纪的理论中是流动的。”⁵

当然，对这些性现象中有所取舍的关注很可能使批评家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下对赎罪券商的行为作出大相径庭的阐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赎罪券商和与他

⁴ 翁贝托·埃科：《玫瑰的名字》，沈萼梅，刘锡荣，王东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6月第1版，第100页

⁵ Monica E. McAlpine: *The Pardoner's Homosexuality and How It Matters*, PMLA, Jan., 1980, Vol. 95, No. 1 (Jan., 1980), pp. 13

并肩而行的旅伴、传票官的关系的解读。传票官，托钵修士暗示道，是一个真正的猥亵者，性交易的偷窥者、敲诈勒索者、甚至保护者，“疯得像一只野兔（mad as a hare）（1327）”。而赎罪券商登场时，这对诡异的组合正共唱一首情歌，互相和着声：

This Summoner harmonized with him in a strong bass;

There was never a trumpet of half so great a sound.

这位传票官用强劲的低音与他同声；

从来没有一个喇叭能发出如此响亮的声音。

布鲁姆认为，赎罪券商之所以“老是同那个真正猥亵的差役缠在一起”，“似乎是为了以此沾上一点性色彩”⁶。将这一点向后发掘，布鲁姆继续推测，赎罪券商寻求自我毁灭的源头“是一种因为无意识的罪孽感而感到应受惩罚的需要，也许那甚至是一种可以解释其被阉割状态的追根溯源性自我认识”⁷；麦卡尔平则由于上述的性现象之间的模糊分界均和同性恋取向不排斥，倾向认为赎罪券商的同性恋可能更大，而“乔叟对同性恋的研究似乎代表了一种深思熟虑的意图，即探索一个被社会所鄙视、被教会所误解的弃儿的内心现实”⁸，这个推测将她带到了将赎罪券商最后要求旅店老板“解开钱包（Unbuckle thy purse right now）（945）”理解为性暗示的结论⁹（当然，也有其他许多批评家表达过这个观点）。

两位学者都做出了完整且精彩的阐释，不过在这里，我认为不必把性现象推得太远，不如退回来一步，搁置赎罪券商究竟是性无能者还是同性恋者的分歧，把乔叟留下的可能性归还给这个处于灰色地带的复杂形象。我们重新回看到，几种性现象之间，如麦卡尔平所说，有很强的流动性，而在赎罪券商身上，它们最大的交集就在于男性气质的削弱甚至缺失。“我要在每座城镇都有一个漂亮婊子。”这样的语句听起来着实像一个缺乏自信而反夸耀自己的男性魅力的青少年。“缺失感”无处不在，且并不必须是实质身体上的。鉴于正在与他共唱一支情歌的对象是一个切切实实的淫棍，将同性恋倾向中的暧昧心理理解为一种精神缺失感也未尝不可。在流动性中，这种缺失感被平平地摊开，为他的淫欲想象提供了填充空间，赎罪券商沉溺于自己的言过其实中，他的视觉形象就平衡在众多性现象的矛盾中间，恰恰为他疑点重重的性格形象打下了直观铺垫。

而除了在性问题上的矛盾对立，赎罪券商的言行上的对立更加显而易见。如引言所提到的，他的布道目的和内容完全相反，他的道德训诫批判的正是自己此刻所处的环境（酒馆）和正在做的动作（吃喝），更不用说他的整个人物形象和他

⁶ 哈罗德·布鲁姆：《〈现代批评观点：杰弗里·乔叟〉序言》，肖明翰译，《乔叟研究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9月第1版，第14页

⁷ 哈罗德·布鲁姆：《〈现代批评观点：杰弗里·乔叟〉序言》，同上，第16页

⁸ Monica E. McAlpine: *The Pardoner's Homosexuality and How It Matters*, PMLA, Jan., 1980, Vol. 95, No. 1 (Jan., 1980), pp. 16

⁹ Monica E. McAlpine: *The Pardoner's Homosexuality and How It Matters*, *ibid*, pp. 17

精巧的道德故事的完全对立，不再赘述。我认为最有趣的矛盾出现在写作者乔叟所选择展现的这一时刻。出于某种目的，这一次，这个江湖骗子至少四次承认自己的言行不一：

I preach of nothing but for greed.
Therefore my theme is yet, and ever was,
‘Greed is the root of all evil.’
Thus I can preach against that same vice
Which I use, and that is avarice.
But though myself be guilty of that sin,
Yet I can make other folk to turn away
From avarice and bitterly to repent.
But that is not my principal intention;
I preach nothing but for greed. (423-433)

我只为贪恋钱财而传道。

所以我的主题是，也一直是，

‘贪婪是万恶之源。’

因此我总是针对这一样的恶习传道，

我自己却一直在犯，那就是贪婪。

尽管我自己背着这罪，

我却可以让其他人

远离贪婪，苦苦忏悔。

但那并不是我的主要目的。

我传道不为别的，正是贪恋钱财。

这于是构成了最大的悖论：在大肆承认自己的言行不一时，他唯一一次地言行相符。也就是说，赎罪券商似乎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将自身的种种矛盾综合了起来，他的自我攻击也成了自我吹嘘，反之亦然。他正在向我们打开一个自甘堕落的横截面，这个横截面以一种特殊的形态，随着他的诅咒、布道和故事讲述，逐渐展现在我们眼前。

二、螺旋结构：从自甘堕落到自我毁灭

这是一个有些滑稽的类比：



“巨蜗牛” *Dinocochlea*¹⁰

这件来自萨塞克斯的白垩纪伪化石是某种水生生物在泥沙中挖掘的螺旋形状的长达 2 米的洞穴，因为无机矿物围绕着它填充结晶，被以一种倒模的形式保存了下来。¹——像这样，赎罪券商身上诸多矛盾面使他以自我攻击和自我堕落的姿态不断向下旋转，最后在近乎眩晕的状态中爆发出了一阵“痛苦的真诚的痉挛（paroxysm of agonized sincerity）¹¹”，达到自我毁灭的螺旋尖端。

“向下”，这样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方向，不仅体现在赎罪券商的“饕餮诅咒”对夏娃的改写中——因为“贪食”而吃下禁果的堕落（Fall），也是整个“饕餮诅咒”的核心方向——酒和面包由上至下穿过肉体变成屎尿。于是，贪食和堕落被用同一个方向连接在了一起。

When man so drinks of the white and red
That he makes his privy of his throat
Through that same cursed excess. (526-528)

当人们这样喝着红白葡萄酒，
通过这同样可憎的通路
他们就把食道变成了厕所。

圣餐礼所基于的变体论（面包被吃时变成基督的肉，酒被喝时变成基督的血）是一种向上的变体，“向下”所含的反圣餐的渎神意味显而易见。

O gut! O belly! O stinking bag,
Filled with dung and with corruption! (534-535)

哦，肚肠！哦，胃腹！哦，恶臭的皮囊，
溢满了粪便，充塞着腐朽！

一切都变成了排泄废物，腐朽的恶臭四处流淌着。即使不在中世纪语境下，也没有基督教背景，这一幕依然会唤起我们隐隐的恐惧。我们或许会想起《千与千寻》，贪食者全然不知自己在疯狂的进食中变成了肥硕的猪，食物也依然源源不断地被供应着。这种由高等向低等的转变，就像食物变成排泄物一样不可逆转，赎罪券商随后对烹饪的描述更是加强了这种令人不安的印象：

These cooks, how they pound, and strain, and grind,

¹⁰ 史蒂夫·帕克：《生命的博物馆》，庞丽波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第2版，第30页，详见尾注

¹¹ Cf. G. L. Kittredge: *Chaucer and his Poetry*, pp. 212 ff., and a fuller discussion by the same author in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72, pp. 830 ff., cited in Walter Clyde Curry: *The Secret of Chaucer's Pardoner*, *The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 Oct., 1919, Vol. 18, No. 4, pp. 593

And turn substance into outward appearance
To fulfill all thy gluttonous desire!
Out of the hard bones they knock
The marrow, for they throw nothing away
That may go through the gullet softly and sweetly.
Of seasonings of leaf, and bark, and root
Shall his sauce be made for delight,
To make him yet a newer appetite.
But, certainly, he who habitually seeks such delicacies
Is dead, while he lives in those vices. (538-548)

厨师们是如何舂打、榨绞和碾磨，
把原料变成诱人食品
就为了满足你所有口腹淫欲！
从坚硬的骨头里，他们敲出骨髓，
只要那东西穿过食道时甜美柔软
他们就都舍不得丢弃
拿树叶、树皮和树根所做的调料
制出鲜美怡人的酱汁
来再给他增添食欲。
但当然，惯于追求这种美味的人
活在那些恶习中，也就和死了一样。

食物的意象继续疯狂堆叠。“敲骨吸髓”，制作香料酱汁，这些加工过程在中世纪天主教徒眼中都不是体面的饮食方法。赎罪券商越是将这些食物描述得“甜美柔软”，越是激起我们对随之而来的可怕后果的想象。在自然状态下，动物们只在感到安全时进食，而在一个悬而未决的永恒精神威胁下还能继续进食，显然意味着没有意识到等待着自己的恶果，亦即已经在精神上堕落成《千与千寻》里的猪，如赎罪券商将自己的饕餮诅咒引向的最后一句所说，“也就和死了一样”。因此，马丁·斯蒂文斯（Martin Stevens）和凯瑟琳·法尔维（Kathleen Falvey）将赎罪券商的食物意象和死亡的紧密结合是可以理解的：

“《赎罪券商的故事》中意象的转变突出了道德败坏和追求死亡的主题。在整个故事中，意象都集中在有机过程上，通过这个过程，一切物质的和有价值的东西都成了多余和浪费，最后变成粪便、腐烂或毒药。这既体现在那些勤劳的厨师所准备的丰盛饭菜上（他们舂打、榨绞和碾磨的动作让我们联想到魔鬼的工作），也体现在赎罪券商的布道中。归根结底，《赎罪券商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已经丧失了精神价值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物质本身也在瓦解和分解。最终的

结果不仅是死亡，而且是虚无。

[...]隐喻和精神意义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是格格不入的。他完全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对他来说，生活缺乏神秘感——神秘感是用猪骨头制造出来的诡计——生活本质上不过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好的东西被消耗掉、浪费掉。在他歪七扭八的旅途中，他留下的是一个毫无生气的世界，由被肢解的死物、石化的骨头、无用的金子 and 遍地的粪便组成。”¹²

两位学者认为，《赎罪券商的故事》的中心意象就是粪便，而赎罪券商是一个剥夺也被剥夺精神价值的“反诗人(anti-poet)”¹³。这个结论的确适用于“饕餮诅咒”部分，然而，倘若继续读下去，尤其读到赎罪券商那段近乎“社会性自杀”¹⁴的结语时，我认为他们的结论就失之片面了。赎罪券商的开场白和故事也许都显得遍地死亡、衰竭与堕落，但这个人物本身向着死亡的怪诞趋向却并不全然等同于死亡本身。事实上，生命力正是在这种趋向的动态中体现的。魔法增产手套，玻璃瓶罐中的破布和绵羊肩胛骨，这些东西在我的想象中甚至和丁零当啷的劣质圣诞小礼物更接近。比起饕餮诅咒里层层堆积的令人不安的食物意象，这些小玩意让我们欢乐，而非恐惧。当他讲完自己的故事，洋洋得意地掏出这些他所发明的圣物时，他就并没有停在“一堆黄金、毒药、路边的坟头”¹⁵的故事结局里。换言之，尽管赎罪券商的的确确唤起并揭示了虚无，他却并没有让那个“毫无生气的世界”占据观众的视线太久。他的自我堕落正在飞速地向下旋转，从泔水池、垃圾堆、尸骨破布中继续下挖，随着那段精彩的结语被抛出，他将向我们展示意识力量的冲突和平衡能将精神带到何等的深渊。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巴斯妇代表了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赎罪券商则代表了一种向下的生命力——我们有诸多理由把这两个人物形象并举：在整部故事集中，两个角色被摆在了相对对称的位置¹⁶；两人的自序形式上都是忏悔文体，内容上读来也同样没有任何忏悔之意，反倒更像是夸耀自己的生命成就。因此，这个并置在批评界并不新奇，布鲁姆就提供了广泛的比较例证：

“赎罪券商、伊阿古和爱德蒙等角色的负面活力与巴思妇人、庞大固埃和福斯塔夫等形象的正面活力同样让人着迷。”¹⁷

¹² Martin Stevens and Kathleen Falvey: *Substance, Accident, and Transformations: A Reading of the "Pardoner's Tale"*, *The Chaucer Review*, Fall, 1982, Vol. 17, No. 2 (Fall, 1982), pp. 154

¹³ Martin Stevens and Kathleen Falvey, *Substance, Accident, and Transformations: A Reading of the "Pardoner's Tale"*, *ibid*, pp. 155

¹⁴ 哈罗德·布鲁姆：《〈现代批评观点：杰弗里·乔叟〉序言》，肖明翰译，《乔叟研究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9月第1版，第16页

¹⁵ Martin Stevens and Kathleen Falvey: *Substance, Accident, and Transformations: A Reading of the "Pardoner's Tale"*, *The Chaucer Review*, Fall, 1982, Vol. 17, No. 2 (Fall, 1982), pp. 148

¹⁶ 我发现一些中译本里故事顺序不尽相同，或许和翻译源文本的编排有关。例如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罗玘译本里赎罪券商和巴斯妇是前后出场的（分别是第12和第13个故事），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黄杲忻译本则和我所参考的哈佛大学乔叟网站上的现代英语译本顺序相同，巴斯妇和赎罪券商分别是第6和第14个故事，我此处所说的“位置对称”还是以哈佛版为立足。

¹⁷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7月第2版，第103页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负面活力”如何运作于赎罪券商的结语中：

O cursed sin of all cursedness!
O treacherous homicide, O wickedness!
O gluttony, lechery, and dicing!
Thou blasphemous of Christ with churlish speech
And great oaths, out of habit and out of pride!
Alas, mankind, how may it happen
That to thy creator, who made thee
And with his precious heart's blood redeemed thee,
Thou art so false and so unnatural, alas?
Now, good men, God forgive you your trespass,
And guard yourselves from the sin of avarice! (895-905)

哦，所有应受诅咒的罪行！

哦，奸诈的凶杀，邪恶！

哦，贪食、淫乱和赌博！

你用粗鲁的言语亵渎基督

出于习惯和狂妄而胡乱发誓！

唉，人类啊，怎会如此

你的造物主创造了你

用他心头宝血救赎了你，

可你却是如此虚伪，如此泯灭良知天性，唉

好人们，愿上帝宽恕你们的罪过，

保佑你们远离贪婪之罪！

就在几分钟前，赎罪券商还一心要在我们心目中树立的纯粹的邪恶与低劣的形象，到这里，他却带着“至高无上的赦免权力”的崇高，激情洋溢地诅咒一切罪行，他的行骗表演出神入化，以至于单看 895-905 这十行，我们一定会相信这是一位虔诚而出色的布道者。直到他重新拿出自己惯常的行骗计俩，我们才回过神来：

My holy pardon can cure you all,
Providing that you offer gold coins or silver pennies,
Or else silver brooches, spoons, rings.
Bow your head under this holy papal bull!
Come up, you wives, offer some of your wool!
Your names I enter here in my roll immediately;
Into the bliss of heaven you shall go.
I absolve you, by my high power,

You who will offer, as clean and also as clear (of sin)
As you were born. -- And lo, sirs, thus I preach.
And Jesus Christ, that is our souls' physician,
So grant you to receive his pardon,
For that is best; I will not deceive you. (906-918)

我的赎罪券可以赦免你们所有人，
只要你们献上金币或银钱，
或者银胸针、银汤匙、银戒指。
在这圣谕前低下你们的头吧！
上来吧，你们这些妻子，献上你们的羊毛！
你们的名字，我将立即记入我的名册；
保你们享受天堂的极乐。
我凭我至高无上的权力赦免你们，
你们将像你们出生时一样干净清白。
——你们看，大人们，我就是这样传道的。
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的医生，
所以请你们接受
这最好的赦免，我绝不会欺骗。

我们注意到，赎罪券商在这里进行着“戏中戏”的双重表演：首先，他向此次同行的朝圣者们表演自己一贯的行骗计俩，这是为了揭示欺骗的表演（第一重）；其次，他在这个展示欺骗的框架中表演自己如何说服自己的受害者，这则是为了隐藏欺骗的表演（第二重）。

当他说“你们看，大人们，我是这样传道的”时，他好像短暂地从自己的第二重表演中抽离了出来，意识到了自己面前的观众所在的表演层；然而某种神奇的感召力量同时击穿了这双重表演，使他马上又陷入了“眩晕”¹⁸，他一下子模糊了这两重表演之间的界限，于是接着说“所以请你们接受/这最好的赦免，我绝不会欺骗”。

在这眩晕中，他似乎切断了他先前和面前的观众们建立起的联系，忘记了他们处在第一重而非第二重，也一并忘记了预想这些观众们会有如何反应，甚至一下子昏了脑袋，选了一个最不该选的人开刀：

I advise that our Host here shall begin,
For he is most enveloped in sin.
Come forth, sir Host, and offer first right now,

¹⁸ 哈罗德·布鲁姆：《〈现代批评观点：杰弗里·乔叟〉序言》，肖明翰译，《乔叟研究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9月第1版，第15页

And thou shall kiss the relics every one,

Yea, for a fourpence coin! Unbuckle thy purse right now." (941-945)

我建议从我们的老板开始

因为最是他整个浸淫在罪孽里

来吧，老板，你来第一个奉献

你要一一吻遍这所有圣物

是的，只要一个四便士的硬币！马上解开你的钱包吧！

赎罪券商身上的矛盾性就在此时达到了高潮：一个如此精明、凭借行骗赚得盆满钵满的商人，怎么会如此轻易地犯了糊涂，选择了几乎有些凶狠的旅店老板来当他的第一个、却是最不可能的受害者？

我想同样是布鲁姆对这种矛盾作出了最好的解释：

“和伊阿古一样，赎罪券商综合了戏剧家、说书人、演员和导演的才能：而且他也像伊阿古一样是杰出的道德心理学家和开创性的深层心理学家。[...]

他说自己欺诈生涯的动机仅仅是贪财，而他真正的动机是自我揭示、自我毁灭和自我诅咒。他自己甘受命运的摆布，或者说，他要通过在其他朝圣者面前忍受凶恶的老板施加的令人无地自容的羞辱，以达到推迟陷入绝望和自我献祭的目的。

赎罪券商之所以能从自甘宿命转变到自寻毁灭，是因为他倾听了自我并由此产生了消极的意愿。我觉得这一时刻特别令人激动。”

将布鲁姆提到的几种才能分类，我们会发现，赎罪券商在演说时同时具备着两种力量，一种是表演，一种则是导演。表演的力量使他倾向于说服人、欺骗人，导演的力量却埋得更深，假如不加以探寻，我们很容易以我们的习惯经验判断，表演的失败也是导演的失败；然而事实上，那个更深的力量想要的正是失败，换句话说，在赎罪券商这里，表演的失败即是导演的成功。当布鲁姆说赎罪券商的自寻毁灭的意愿来自于他“倾听自我”的时刻时，他也一定注意到了，赎罪券商身上这两种力量的分化和斗争正在发生。就在赎罪券商刚刚的结语中，演员的功能发生了紊乱，而导演的力量开始占据上风。而那个主导表演能力演员的力量则一下被击中了痛处，完全说不出话来：

This Pardonner answered not a word;

So angry he was, no word would he say. (956-957)

赎罪券商一言不发；

他气得要死，一句话也说不出。

因此，在眩晕之中，并非是我们的演员主动切断了和观众的联系，而是力量对抗、争夺并交接，随之而来的是身份转变。现在，演员消失了，舞台上是一个导演走下来，寻求观众的反抗。这种演员-导演的转变和饕餮诅咒中提到的堕落有所不同，这个转变展露的不是横向的性格剖面，不再停留在演员层面将他的自甘堕

落作为一种结果呈现到他的观众面前，而是随着他的演说进行而纵向发展的性格路径，作为导演向我们展示他是如何引导自己走向自我毁灭。

正是这种性格纵向发展赋予了赎罪券商火花四溅的“负面活力”，他“倾听了自我”，像诗人们所说的，“看看我的诗如何影响我”¹⁹，导演的力量想看看表演的力量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乃至帮助他自己来完成自我毁灭。这种纵向的力量交接和横向的自甘堕落的展示之间有着微妙区别，这个区别正是为什么我认为将赎罪券商归结为无法把握精神价值的物质主义者、“反诗人”是片面的原因。赎罪券商的确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出于某种需要——也许是缺失感的外化，也许是布鲁姆所说的自我惩戒——他指引着所有力量来帮助他达成自我毁灭，他认为一切其他外界的价值都不如这一个时刻的价值来得酣畅淋漓。这一时刻显然是精神性的。假如我挪用斯蒂文斯和法尔维的词语，称赎罪券商是“反诗人”，我希望表达的是和他们的观点，即赎罪券商并不是没有诗人的能力，而是将诗人的能力运用到了相反的方向；他不想用任何精神力量为自己构筑价值，而要用所有精神力量为自己毁灭价值。他到达了螺旋的最尖端。

三、乔叟和赎罪券商

当我们谈论赎罪券商身上“导演”的力量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乔叟作为写作者才是这种力量的最终掌握者。他是否也惊讶于这个角色在文字中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活力，以并不宜人的方式，扒着羊皮纸的边缘挤了进来，抢占我们的中心视野？他究竟想要讽刺，宽恕，还是两者皆有？当我们隐隐察觉到记叙口吻中的怒气时，诗人是否确实在愤怒地抨击？当我们加入朝圣者的行列一起发笑时，诗人是否也是其中之一？

种种问题，我们都不得而知。唯一还在向我们说话的是这些文本本身。如引言中转引的切斯特顿所说的一样，乔叟很可能是赎罪券商的真正反面，不论他足以包容一切的反讽使我们如何困惑，我们依然能隐约把握到创作者和他笔下的人物之间形成的“联系着同一个中心”的倒模关系。乔叟，和一切伟大的写作者一样，时时向这个“中心”——更广义来说，亦即他所处的复杂多彩的中世纪世界——投去独到的反讽者的目光与温和的宽恕者的爱意。他精妙地把握住了这个世界如何产生了诸多人物，也清楚意识到自己也身处其中。

斯蒂文斯和法尔维最后关于诗人乔叟的论述也给了我许多启发：

“从更广阔的艺术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我们真正读到的是乔叟关于赎罪券商的故事，而不仅仅是《赎罪券商的故事》。最后，这意味着我们用诗人本人取代了‘恶毒的讲述者’。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平息了《赎罪券商的故事》开篇的诡辩

¹⁹ 路易斯·塞尔努达：《致未来的诗人》，范晔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210页

前提，并见证了乔叟彻底驳斥了恶人可以有效讲述‘道德故事’的观点。此外，我们还看到，有一种观点得到了验证，即乔叟作为其作品的主宰者，有能力拯救那些在其不光彩的讲述者的排演中肯定会‘湮没无闻’的故事。”²⁰

以一个不合格的读者身份，我依然对“彻底驳斥了恶人可以有效讲述‘道德故事’的观点”这样的价值判断持保留态度；甚至，找到一个价值抓手对于离那个世界、离赎罪券商、离乔叟本人都已经太过遥远的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乔叟当然掌握着导演力量，但他并不有意要成为作品的主宰者。至少在我的认识中，那个谦逊而虔诚的乔叟，那个在最后的告别辞里要求“我撤回这些书（which I revoke in my Retractions）（1087）”²¹的乔叟，很有可能在创作时短暂地向他的人物屈服了，他被那些活力征服，也以他的天才为我们保留下了这些被活力征服的时刻。这是“诗人”的时刻，是乔叟和赎罪券商最为相反处，也是他们最为亲密处。也许诗人在书写时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用文字为我们建立着何等的精神价值，没有赎罪券商这个形象，人类的文学史将会失去多么复杂又迷人的一页，“只有乔叟有能力教给莎士比亚表现的奥秘”²²，而我们已经不能想象一个没有乔叟和莎士比亚的世界了。

因此，不论这场朝圣是否真正发生，不论乔叟是否真正在场、态度为何，他的确拯救了那些故事——如果允许我再提起那个关于巨螺旋的滑稽的联想的话——他提供了这些故事的结晶核，或者说，他就是那个结晶核本身。此后千百年，无数读者和批评家围绕着他所写下的故事，一圈又一圈地结出矿晶，保存下了那些离我们颇为遥远的生命力的痕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这个故事的拯救者。

¹ 史蒂夫·帕克：《生命的博物馆》，庞丽波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第2版，第29-31页：

“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细长的、固化的螺旋物，或者可能像一只‘不幸’的巨大蜗牛，壳上的24道旋转仿佛把壳在刑架上拉得很长。人们从后面这个比喻引申出它的拉丁学名——Dinocochlea，意思是‘巨蜗牛’。但它根本不是蜗牛，[...]这样又粗又长的壳上本应该留下标记着蜗牛生长的典型生长线的痕迹，但是它没有。[...]也有人猜测它们是粪化石——石化了的粪便（这个想法并没有听上去那么奇怪），因为很多远古生物和现代生物都有着螺旋形的粪

²⁰ Martin Stevens and Kathleen Falvey: *Substance, Accident, and Transformations: A Reading of the "Pardoner's Tale"*, *The Chaucer Review*, Fall, 1982, Vol. 17, No. 2 (Fall, 1982), pp. 148

²¹ 哈佛乔叟网站上这句诗是缺失的，但在主流中文译本（例如黄杲炘译本）和另一些现代英语译本中我都找到了这句话：the whiche I revoke in my retracciouns (that which I revoke in retraction)，因此还是作了引用。此处现代英语译本来源为 PRESSBOOKS 网站：2019-01-12[2023-12-23]，

<https://pressbooks.pub/earlybritishlit/chapter/canterbury- Tales-close-of-canterbury- Tales/>

²²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7月第2版，第106页

便，比如鲨鱼。但是，在其他任何地方并没有发现恐龙或其他任何生物保存下来的粪化石像这些神秘的螺旋一样拥有近乎机械的规则形状和庞大的体积。

最近关于“巨蜗牛”的研究得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在标本上可见同心圆的痕迹，很像树木的年轮，起始于一个中心点。这种情况与矿物结核的生长方式有关。它们是无机的，也就是说，晶体在生长的过程中是由非生物过程所形成的。结核在地质学上十分常见，在正在硬化的岩石中，矿物质围绕一个最初的小点或者核（比如一块化石的碎片）“凝结”或沉淀[...]

没有已知的螺旋形结核是源自无机物的。但是一些种类的蠕虫、虾和类似的小动物会在湖底或海底的泥沙中挖掘螺旋状的洞穴。是不是这样的洞穴被填充后变成了一个类似结核的物体，成千上万年来，矿物质围绕着它一层一层地生长而形成的这个螺旋？使用计算机程序所做的研究显示，螺旋的形状可以按照一定的数学模型扩展，从而生成一个与“巨蜗牛”非常相似的形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认为这个过程可以用来解释神秘螺旋的由来。但这种解释并不能鉴别出它究竟是哪一种动物挖掘的洞穴，在不知道动物名称的情况下，人们给了它一个名字——Helicodromites。”